走到天涯不止步

沈尧伊与他的2200余幅长征画作


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（局部·复制品）


沈尧伊为观众签名（周晓思　摄）

10月30日上午，宁波美术馆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——沈尧伊艺术文献展”开幕式结束，人群散开，往展厅里走去。

83岁的沈尧伊走得慢，身穿绿白格子的棉布衬衣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有人早有准备，拿着他设计的长征胜利80周年、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邮票喊“沈老师”，他停下来签名，笑得像个不善应酬的人。

这一天，他第一次在家乡办个展。

周晓思

1 祖籍那一栏

沈尧伊祖籍镇海。他自己说得很实在：过去和宁波的全部关系，就是填表时在祖籍那一栏写下“宁波镇海”。

但这一栏后面还连着别的东西。“祖籍的很多生活印记，是通过我父母传给我的。我也会讲点宁波话，宁波的风俗、气息，肯定对我产生了影响。”

开幕式上他一开口就是乡音：“到老家来，到处走走、看看，真是很好，米道（味道）蛮好。”画展开幕前一天晚上，沈老特意点了宁波汤团，他说很好吃。

一位83岁的老人，把“感情”落在一碗汤团上，比任何宏大的表述都可信。

这一栏还连着一个更远的名字。父亲沈日新（1905—2007），原名沈鸿逵，出生于当时的镇海县，早年创办存诚钱庄，后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；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改造，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，1978年任副主任，95岁时任主任，一直工作到去世，享年102岁。

沈尧伊1943年10月出生在上海，是家中第六个孩子，新中国成立后随家迁居北京。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李桦工作室。此后长年从事连环画、版画、油画创作与美术教学，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、中国戏曲学院舞台美术系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，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。

回宁波这件事，其实准备了很久。2024年1月，他第一次回到镇海；同年4月，来宁波参加第八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览的开幕活动；今年7月，他创作的巨幅油画《瓦窑堡会议》在宁波美术馆“忆峥嵘岁月·绘奋进征程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”上首次公开展出，画的是1935年党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转折事件。

此次艺术文献展的展览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，取自沈尧伊一幅油画的名字。宁波美术馆专职副书记姚剑峰说，这是向经典致敬，也是一次精神的回望。

沈尧伊说：“在宁波搞这个展览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们宁波连环画家相当多，一些名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有很深厚的根基。”

宁波走出过贺友直、华三川等多位连环画名家，是中国连环画艺术谱系中的一处文脉重镇。贺友直把市井烟火绘成人民的史诗，华三川以线描彩绘拓宽了连环画的审美。沈尧伊把民族命运铸成视觉史诗——三种尺度，同一条脉。

一个人带着一批画，回到有根的地方。而这批画要回答的问题，与一段空白有关。


观众在展厅（周晓思　摄）

2 『要画你眼睛里看到的』

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几乎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影像。

沈尧伊多方搜集，“能找到的历史照片只有15张”。这个数字他讲了很多年，语气平淡：“如果没有人用画笔去记录，这段历史可能就会变成一段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空白。”

在中央美院，版画系首任系主任李桦对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记了一辈子——“要画你眼睛里看到的”，从而确立了“无踏勘不落笔、无史实不创作”的创作准则。

1975年，为创作水粉连环画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，他第一次重走长征路。一个人，背个包，从江西到陕北，历时3个月跋山涉水，寻访亲历者、记录沿途风貌。后来为画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，他又多次沿着红军长征的完整路线实地写生，走访老红军，定格大量现场图景。

1988年到1993年，六年，926幅连环画作品。魏巍的小说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写到哪儿，他就走到哪儿：第一册从血战湘江起笔，最后一册收在甘肃哈达铺。

打磨这套画作时，长征时期曾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全程担任艺术顾问，逐幅指导。看完，她说了一句：“你画得很真实，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的评价。”沈尧伊记忆深刻。


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（局部·复制品）

连环画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常被称作一种“文献性的表述语言”：它不是把小说画成插图，而是把文学形象转换成经得起考据的视觉形象。15张照片是起点，926幅连环画是回答。真实在这里不是风格问题，是伦理问题——画错一笔，对不起那些人，也对不起那段历史。

后来他又画了《长征·1936》《征路星火》，自编自画，先画，再写文字。从1988年到2018年，“长征三部曲”总计2200余幅画作。有人问他：曾有声音对西路军征程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否完整纳入长征叙事存在不同看法，你为什么还要画？他说，那是同时期发生的事，精神是一致的，“没有它们，长征的历史就不立体。我们搞视觉艺术的人有责任去做，不去做，就像亏欠了历史”。

他常讲，画长征第一要真实，第二要全面，第三要立体。落到笔上，就是“左脚右脚”并用：左脚是连环画，右脚是油画。“油画讲究瞬间的永恒，一幅画要承载一个历史时刻的全部重量；连环画讲究连续的力量，一笔一笔铺展开，让读者跟着画面走完整个历程。两者不可替代。”

这次在宁波美术馆举办的艺术文献展分两块：《地球的红飘带》节选，一百余件复制品沿一条蜿蜒的红色脉络铺开，像把二万五千里折叠进几百平方米；“永恒的初心”，包含五册系列彩色连环画，是沈尧伊这些年画给孩子们看的红色绘本。中间穿插油画《瓦窑堡会议》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，嵌入工作室场景还原、访谈视频与长征题材影视片段，让不同媒介彼此呼应。

展览执行策展人史伟成说，他们本想借到更精致的原作，最后却选择保留一种粗粝感。“对于沈老来说，长征路上也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。我看他每件作品都在反复修改，所以希望呈现的是一种‘正在发生’的信仰。”

“长征三部曲”画完，问题才真正开始：这样的画，还有人接着画吗？

3 走到绝路再行路

“这么多年连环画的发展，可能在一段时间看是在后退，没有进步，但是总体看是螺旋上升的。”

这句话可以当作他半生的写照，也可以当作这个画种的注解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连环画行业整体步入低潮，市场萎缩，创作者纷纷转行，长篇连环画被视为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那几年武侠小说有卖点，革命题材不吃香。沈尧伊就是在那个时候接下了《地球的红飘带》连环画创作。

“我当时有两个信念。”他回忆道，“一个是我要把长征真实的造型做成一部图像史，交给历史，交给群众，交给每一个在长征中奋斗的人；还有一个，我一定要把这套连环画画好，为我们的连环画争气。”

当时很多人说连环画要灭亡，他不信这个邪。“连环画是文图结合，又是中国的老传统，也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很重要的战略支点，它怎么会灭亡呢？它只不过是受到市场的冲击。”

他说，解放时人口里九成以上是文盲，连环画就是看图识字、看图识文，看图了解历史、文化。这种“小人书”里藏着大文章，它不只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，更是一个民族在文化普及道路上走过的扎实脚印。一个画种从诞生起，就承担着把知识、历史和价值观送到最广大人群手里的使命，它的根扎在人民中间。

“连环画是最有人民性的，和人民紧密相连。”

所以“螺旋上升”不是自我安慰，是一位艺术家对时间的理解：一时的后退是市场，长期的前进是根脉。

这些年的事也在印证这一点。自创办以来，架上连环画展览已经举办了九届，全国巡展六十多场；全国美展里的连环画入选作品，从第十二届的36件，增加到第十三届的60余件，再到第十四届的130件。这一次，第九届架上连环画展览（宁波站）同期开幕，汇聚180余套作品。加上李晨的《边城》连环画馆藏陈列、镇海纯中美术馆的“甬上薪传”宁波市连环画创作高研班师生联展，四个展览叠在一起，像一次不约而同的合唱。

长征是画不完的。“每一次重走，每一次重画，都有新的感受。如今，我依然在创作。这条路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”

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。

“走到绝路再行路，走到天涯不止步。”

这句话是沈尧伊说给长征的，也是说给连环画的。


《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〉歌的故事》（局部）

图片除署名外，由宁波美术馆提供

锐观察

融媒语境下副刊的守正与创新

徐渭明

在报纸异彩纷呈的各类版面中，副刊是相对特殊、相对独立的版面，是报纸文化品位、审美情趣、思想底色的重要呈现，是一张报纸区别于另一张报纸的显著标识。

近期，从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刊发王蒙先生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、《光明日报》头版连续研讨副刊，到《解放日报》“朝花”副刊庆贺创刊70周年、《羊城晚报》推出最新的“花地文学榜”，全国各级报纸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块常被戏称为“报尾巴”的副刊版面。

这并非偶然。重新打量报纸副刊的价值，是当代媒体人对初心的一次回望，也是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对如何办好副刊的一次前瞻。这场席卷全国各类报纸的自发研讨，强调着一个事实：副刊之于一张报纸、之于一个时代的文化肌体，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“补白”，而是须臾不可离的“气韵”。融媒语境下的副刊，既要守正，也要创新。

回溯百年报史，中国报纸副刊始终是现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。鲁迅、郭沫若、顾颉刚、孙犁都曾主持过报纸副刊，巴金、冰心、萧乾、魏巍等大家几乎都是从报纸副刊起步的。现在活跃在文坛和社科界的许多作家、学者，拥有副刊作者、读者的双重身份。

关于副刊，当年毛泽东曾作出指示：“《光明日报》的副刊和《哲学》《文学遗产》等，应继续办下去，不要停刊。我看《光明日报》就是看这些副刊。”赵超构、孙犁、柯灵、金庸等众多报人、名家，则从文化品质、价值引导、人文情怀、文章风格、生活情趣、作者摇篮等多个角度，对副刊的独特功能作了评介。这些功能，我们至少可从四个维度来理解。

其一，文化传承与审美涵养。副刊像一座宝山，穿行其中，新闻史、文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中的奇珍异宝琳琅满目，它用美文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读者的审美趣味与人文气质。

其二，思想启蒙与舆论引领。比起新闻的争分夺秒，副刊更善于把细节捋顺、把情感打通、把道理说透，为思考留出沉淀的空间，让正确的认知真正抵达人心。

其三，文学新人的摇篮与知名作家的园地。副刊为素人写作、新锐作者提供了发表平台，为作家提供了及时的发表空间，被赞誉为“文学生长的沃土”。

其四，人间烟火式的温暖交流。副刊往往通过讲故事，不动声色地感染读者、触发情感。它的亲和力、烟火气和文化特色，使它天然与读者连在一起，容易赢得读者的亲近与信赖。

当下，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，带动了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，各类新媒体以流量高地的优势和时间黑洞的强势，冲击传统媒体曾经的“高大上”地位。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新的媒体形态层出不穷，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也面临着缩版的现实境遇。

于是有人质疑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、信息碎片化、短视频霸屏的今天，副刊还有存在价值吗？

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
因为，越是喧嚣的时候，越需要沉静的声音。当下网络舆论场众声喧哗，情绪常常跑在事实前面，观点有时掩过真相。而恰恰在此时，以文化味、思想性、烟火气见长的副刊，具有“亲切与成熟的引领作用”（王蒙语），是澄清谬见、建构认知、引领审美的可靠力量。

从阅读需求看，人们越是浸泡在轻量化的快推送、碎片化的散阅读、可视化的动传播之中，越需要一些“重”“整”“缓”的文本——重一些，多了沉淀中的咀嚼；整一些，多了全貌中的思考；缓一些，多了理性中的蕴藉。

那么，在融媒体时代，如何办好副刊？守正是根基，创新是动能。

副刊要守住的，首先是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。这是副刊区别于其他版面的本质特征，是它的灵魂。无论媒介载体如何变迁，“见生活、见文化、见思想”的价值追求不能丢。

其次，要守住正确导向与专业把关。报纸副刊经过长期采编实践形成的规范程序、严格把关制度和专业编辑队伍，正是其权威性与公信力的来源。越是信息泛滥，越需要把牢方向，越需要专业精神，以副刊的方式发声，促进人们在理想信念、价值观念上的总体一致。

再次，要守住文风。好的副刊文章，应当平易、畅晓、生动——像说话一样平易，像旗帜一样鲜明，像清泉一样流进人心，“说人话、讲人事、通人情”。

只是，副刊的创新，需要我们在深入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考量，在传播渠道、内容表达、开放办刊等诸多方面同步推进，并赋予新的路径或涵义。套用当下流行且鼓舞人心的说法：创新，就是要让副刊“居报尾而向潮头”。

去年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行副刊理论研讨会，笔者在论文中提出了“屏副刊”概念，引起关注。这个概念倡导新媒体的“屏副刊”，与报纸原有的“纸副刊”形成融合传播新常态，本质是让副刊扩容提质，并不是放弃原有纸媒阵地，也不是在纸屏间简单地搬运。

由此出发，笔者以为，副刊的创新至少需要三个领域同步着力。

挺进主战场，把副刊阵地拓展到“屏”上。“主力军要挺进主战场。”既然新闻挺进了新媒体主战场，那么副刊理应与之齐头并进，占领新媒体这片新阵地。当然，“屏”上阵地的拓展，并不是简单地发布空间相加，而是“纸端”与“指端”的双向奔赴，是生产流程的重构、传播样式的出新。其近期的基础目标，是要达到发稿量增加、涵盖面更广、朋友圈认可。

重视再生产，把传播形态构建在“网”上。这个网，并不仅仅是指网络，还包括作者、受众及内容生产传播流程中的各方。其目标，是让“屏副刊”达到形态多样化、栏目分众化、运作社会化。只是，“屏副刊”里的栏目设置，须注重融媒时代的特点，如针对传播中出现的分众现象，得从内容的差异性、呈现的多样性出发加以设计，并动态调整。

交互全息化，把各方主体融合在“链”上。互动性，是新媒体的重要特征。要以“屏”为媒，搭建生产链、赏析链、众筹链，同步链接作者、编者、受众，以互动带热圈层、带大流量、带活节奏，营造全息化的交互体验。为此，内容生产者要有整合策划、多重互动思维去运作，这在副刊移动化再造中不可或缺。

当然，“屏副刊”上传播形态的构建、各方主体的融合，始终要与纸副刊的发展同步考虑，纸副刊本来就是融合传播中的重要一极。

文运同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。副刊不“副”，因其承载的是人心与文脉，是一种深沉的文化呼吸。越是融媒体时代，副刊越要以文化味、思想性、烟火气立身，在守正中夯实根基，在创新中开辟新境。